

〔美国〕 诺纳德·苏可尼克

周南翼译

威尼斯之恋

在威尼斯，早晨醒来，你知道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这该是多么特别的享受啊。（我看见载着蛋类的船经过）而且必须有足够的钱才行。而且你还不能是游客（他们一批批地堆积在桥上、河堤上，紧跟着各自的领队；领队们高举着雨伞或手杖，上面系着围巾、缎带或者顶着帽子，如同旗帜一般。近黄昏时，他们乘坐灯火闪烁、死一般漆黑的刚朵拉从运河出发。某个三流老歌手对着船头支架上点燃的蜡烛或插着的一只玫瑰奋力歌唱，为他们伴奏），当然更不能是威尼斯人。你坐在公寓里，俯瞰着运河、类似码头的沿河街道、桥、游客和威尼斯人，你的生命从你的生活、从威尼斯人和游客的生活中脱离出来，隐然无形，无足轻重，如同随波而过的刚朵拉漂漂荡荡，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实际上，你的隐然无形，只是你平生际遇的一个延续——因为外界虽然尊重你的文学作品，却含糊糊糊，眼光挑剔；目光狭隘的传媒只会大肆推销你的那些能够给他们赚钱的东西，对于作家来说，它们只是属于报刊杂志一类的东西，你的文学作品却被埋没了。——这种隐然无形，近来变得更加令人痛心，因为死亡、离异和搬迁，因为，简单地说吧，息息相关的一切都给拿走了。来到威尼斯，就是要让它帮你适应这种境况，或至少帮你在孤寂所滋生的日渐严重的摇摇欲坠中站稳。——这或许是痴心妄想吧。

（蔬菜船全速转过拐角。那个耸立在船头的男人飞快地低头躲闪，慢一步脑袋就会给桥撞飞。食品杂货船在楼下的商店停靠，领航的在跟店主讨论

账目，良久才开走。一艘垃圾船经过，垃圾堆得老高老高的。运河对面，一只猫在阳光下舔着自己。长窗下面，沿河街道上，一根根原色的木柱上系着一艘艘船，蓝色的、红色的和柚木的。我站在屋里长窗的后面，越过面前的花，看着对面那一扇扇长窗和阳台上的花，看着墙壁，绛紫色的、绿色的和黄褐色的墙漆已经褪色，墙泥片片剥落，露出橙红色的砖头。）

这个城市里一切都在别处，因此你的出现没有必要。它允许你离开，允许你充满希冀地寻找足以令人慰藉的空间。

（一艘活动篷船载着某个人家的家具漂然而过。一艘柚木水上的士，浪涛翻滚地驶过，船舱上排放着白色的沙发。）

你下楼去找瞎子鞋匠取那双本该昨天做好的鞋子。你拐个弯，下了沿河街道，穿过木桥向右转。鞋店里的这个矮个子男人今天神情惶恐。饭后来吧，他说。不，你现在就要，你十五分钟后就来拿。那么，半个小时吧。好吧，半个小时。真是个小老头。昨天他为你擦皮鞋，还不收钱。

你半个小时后回来，他正埋头苦干呢。好吧，反正你一直想理个发，现在就去吧。理完发回来，他刚刚开始做第二只鞋。你就去买面包。回来时，他已经钉了跟，正在上鞋底呢。你站在门口，看着人们顺着窄窄的街道走下来。一个游客用支离破碎的意大利语向你问路，你也用支离破碎的意大利语指路。现在，他又回头修饰第一只鞋。他谨小慎微的作风渐渐令人着迷。你的焦躁情绪消失了，开始聚精会神地看他用锥子、胶水和钉子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完美。他一边干活一边说话。他在多伦多长大，是他那反法西斯的父亲把他带到那里的。墨索里尼 niente!¹ 他处于另一个世界，处于另一个时间，一直埋头苦干着。鞋子终于做好了，他咧着嘴笑了。他把鞋子拿给你看，对自己十分满意。

（载着意大利雪糕的船只开过来了，勉强强地绕过桥下。我住在运河的 T 形交叉口顶端，T 形的两翼各有一座桥，形成危机暗伏的急转弯，有时影响船的运行。大船需要不断地后退和调整。当然，船手们虽然看不到拐角的另一头，但借着桥上的镜子，一边大声鸣笛，还是可以全速转过拐角。）

在这里，对精神似乎有一种超脱世俗的关注。虽然这个城市讲求实际，但重要的似乎是超脱凡俗的精神而不是实用主义。毕竟，实用主义只是眼前这个不断衰败的世界、日渐坍塌的运河、土崩瓦解的

¹ niente: (意大利语)微不足道。

砖房。只要有头痛的事,就有解药。你如果心情不佳,就停下来买个意大利雪糕吃。或者举个更贴切的例子,有个人跑进一家旅馆,问服务台接待员,“离这儿最近的教堂在哪里?”主教不久前还来到这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他于百忙之中,参观了泻湖对岸久德佳上的女子监狱。“不要自甘堕落。”他跟被收容的人说。不要小看这条忠告。

你拐个弯,走下沿河街道,也不知究竟受到什么驱使,就信步来到法丽雅旅馆——也许是一时好奇,想看看略见衰败的中下层住区特有的那一级别的旅馆——也许是三等的;又或许,是极朦胧极朦胧的思绪使然,如同潮流流经条条运河,慢慢冲走抛进运河的垃圾。这个漂浮不定的世界,并不是日本人所谓的花花世界,虽然这也不失为一种机智微妙的说法。这个世界漂离了主流,涡流激荡,隔绝落寞,善于遗忘,像迷宫一般错综复杂,又像肠子一般迂回曲折,似羊膜包裹,又似胎儿或大脑蜷曲一团。(如若不然,为什么我的朋友约翰·泰特尔做博士论文时是研究亨利·詹姆斯的,而当他来到这座城市,来到这座像回声室般产生回响的城市时,结果正好住在詹姆斯常住的旅馆房间里?)

(现在,一艘大游艇似乎给困在T形岔口了,无法从桥下通过,折腾了十分钟后,只好开下运河,过了三分钟,又退了回来——也许那个方向也不通畅吧。或许正逢涨潮吧?它最终从左边桥下开走了。)

法丽雅旅馆里,一个年青人操着混合意大利语,正在和服务台接待员讲话。年青人很瘦,黑发,一双眼睛水般碧绿,让人联想起提香¹的一幅佚名青年肖像画,画名就叫《碧眼青年》。他正费劲地向接待员解释说,他想退掉法丽雅旅馆的房间,因为眼下他在久德佳的青年旅社弄到了一个床位。久德佳有一个非常便宜的青年旅社,从那里可以饱览泻湖的胜景,价钱又非常便宜,不过时常客满。看来年青人——你再仔细一看,他其实还是个孩子——已经预付法丽雅的房钱了,现在想把钱拿回来,却有些棘手。五秒钟内你就看清了一切。此情此景让你感到一种奇怪的心痛。你立刻退回到街上,突然回忆起差不多三十年前来到威尼斯时的情景:那时,你还是个孩子,从火车站乘坐交通汽艇,也是到久德佳的这家旅社。你的一只眼睛受了伤,疼痛难忍却没钱医治,但你的心情万分激动,颇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架势。这时,突然冒出个金发年青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相貌英俊,比你的年纪稍大,口音奇特,正要回同一家旅社。没有客套寒暄,他就开始问你有什么难处。听完后,他马上将一笔你认为是数目可

观的钱借给你,让你去诊所看病。他自称从新西兰来,还给了你一个地址。这样,等你回美国后,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把钱寄还给他。这个地址看来根本不适于国际间的事务往来,但他向你保证,新西兰人口不多。

此后,奇怪的是,即使是在旅社,你都没再碰到他。虽然你后来把钱寄还给了他,却没有回音。你当时甚至没看见他下船。仿佛他化成雾一般突然消失在雾气闪烁的空气中,像他出现时一样突然。

你来到诊所,医生查看了一番,终于取出一粒深嵌眼珠的煤渣,应该是来自从巴黎开来的火车车头。Ecco!^④他说。你立刻感觉一阵轻松。这样,你懂得了ecco一词的含义。

(一只死去的小猫漂过,四只小腿僵硬地伸向空中。)

你在想着一个有趣的念头:那所谓的新西兰人刚好出现,该不会是代表了神的干预力量吧。这些神,我们再也碰不到了,特别是在世俗的美国。这些神本来经常来到男人们中间,也来到女人们中间,和他们说话,帮助他们或者惩戒他们,并爱他们。这里原本是他们的领地。也许他们现在搬到新西兰去住了。Ecco!

想到古老的神灵,你第二天就来到犹太人区。这里的犹太人区是世界上最早建成的,名声很大。它建于16世纪,因当地原有的铸造厂的名称而得名,此后所有相似的住区又因它而得名。

(双桥下面出现交通阻塞。四艘船几乎撞到了一起,但领航员们显得一点儿也不惊慌。一时间,喊声四起,汽笛大作,拉门杆的拉门杆,操单桨的操单桨,转舵的转舵。)

犹太人区在火车站一侧较远的地方,有一条小巷子般的街道通向一条小运河。你走进街口向右拐。你注意到左边48号门上方的墙上有一块大理石匾。你一开始以为一定是为了纪念犹太人区遭受的种种苦难,在这里留下一篇充满歉疚的匾文,没想到竟是一道法令,确定犹太人区的正式确立。措辞强硬,都是些禁止犹太人离开的警告,否则予以起诉的威胁,以及奖励检举揭发人的条文。接着,你穿过犹太人区的旧广场,周围都是些破旧的楼房,比威尼

¹ 提香(Titian, 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派画家。

^④ ecco:该词为意大利语,在这篇小说中多次出现,作者甚至用它作为小说名。它是表达情绪的词,相当于汉语的“啊!”、“噢!”。含有“是了,是了”、“看,就是它”、“就是这样”等意思。

斯建筑高大许多,但风格朴素,毫无威尼斯风格的花哨装饰。犹太人区仍处于另一个世界,破烂失修,这种景象令人压抑,你无法按原计划拍一张照。那些高大的楼房,无疑是为了增加狭窄空间的人口容量而建的,外观就像纽约旧东区的前身最为破败时候的样子。接着,你经过一家面包店,它的特色食品是意大利风格的无酵饼——“我们的面包只含有面粉、水和橄榄油”——无酵饼置放在镂雕着图案的斜格子漂亮模子里烘烤而成。接着,你进入新犹太人区。这里更宽敞,房屋状况更好些,还有一系列纪念大屠杀的匾额,不过仍让人压抑郁闷。

现在,你只想离开这里,却又身不由己地走进新犹太人区的一座小小的犹太教堂博物馆。你发现作为博物馆,它没有什么内容,但教堂内部倒是一颗建筑瑰宝。它呈巴洛克风格的椭圆形,周围是一圈带栏杆的阳台,无疑是为女信徒而设置的。你又发现,那个在法丽雅旅馆见到的黑发碧眼男孩正在和人谈话呢。见到他,你突然就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强烈的情感,油然而升,难以解释,几乎有点让人尴尬。它像一个独立的音符,包含了一个乐句,激发了你的灵感,它像一部乐曲,意味深长,绕梁不绝。

男孩正倾听一个中年男人以老水手的急迫口气,用支离破碎的字句、错误百出的语法,讲述他怎样由于荒诞的世事,来到这里,在这家犹太教堂落脚。你注意到,扣在这人头上的那顶亚莫克便帽,¹看上去像是临时用洗碗巾或一块大手帕叠成的,这使他所谓的荒诞更显得荒诞不经。

他是在南非养大的,完全摒弃了神,这人说道。他的母亲是一个意大利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她第二次嫁人时将年幼的他带到了那里。他长大了,母亲也去世很久了。有一天,他接到从意大利寄来的通知,说是埋着他的先辈的公墓由于遭到地震的破坏,坟墓必须全部迁走。他来到意大利察看情况,当局告诉他,坟墓必须全部迁往犹太人公墓。犹太人公墓!为什么?为什么?当然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惊呆了,不过仔细回想,发现他对此早就有所怀疑。

那人顿了一下。“你呢?”他问男孩道。

“我也是犹太人,”他回答说。“不过我不是信徒。”

你也不是信徒。也没有什么地震。你又一次迫切地想离开,离开这家犹太教堂,离开整个犹太人区。你离开犹太教堂,踏上一座桥,走出隔绝寥落的新犹太人区的中心广场,加快脚步,迈向亮丽明快的里亚图,迈向外面生机勃勃的世界。走了大约五分

钟,拐个弯,你呆住了,你发现又一次站在新犹太人区的中心广场。真如轰雷掣电!印象中你并没有往回走,那样的话,就得踏上来时经过的同样的街道和同样的桥。你明明从犹太人区直直地走出去,突然间,你又回到原地。怎么可能呢?并不是你迷路了,而是某个时间段消失了,下落不明,在这段时间里,你在瞬间被送回原地,并且,你不是回到出发的地点,而是回到出发的时刻。你猛然醒悟,迷宫的真正含义是时间的扭曲。反之,鬼魂也不是死后返回人世的精灵,而是迷路的精灵。这个谜,可以做多种阐释,成了你今天的一个小奇迹,像是某个会巫术的拉比,^④挥手召来一个天使将你挟回去,它用翅膀遮住你的意识,你就可以感知到受意识本身所蒙蔽的某些事情。那是什么呢?

(火车马上就要驶出威尼斯/桑塔·露西亚了。现在,火车正渐渐驶出。再见。)

(我轻快地穿行意大利,一边吃着樱桃。欧坦宁丘陵,我想,是在右边。)

第二天下雨了。雨滴把运河水砸成一个个麻坑。威尼斯人身穿宽大光鲜的长雨衣,足登高统橡胶靴,忙来忙去。船家也忙着把积在船底的雨水舀出去。于是你来到圣·罗可学院,因为它靠近你的住处。每回你想观赏丁托列托^(④)的油画,就会到圣·罗可学院。墙上,天花板上,满是他的画,特别是基督受难的巨幅油画,占据了整面墙并直抵天花板。基督受难画总让你起鸡皮疙瘩,让你觉得野蛮残忍,受虐倾向十足,简直俗不可耐。不过,用来激起人们对受难的同情,倒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例如,大屠杀规模太大,令人难以想象,而基督受难,却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人作为想象力的焦点。你走近巨幅油画,于是,注意到一个男子的身影,纤小瘦弱,几乎被巨大的画布吞没了。他耸肩探头,脖子伸得老长,嘴巴张得老大,眼睛微凸,紧盯着油画,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像是要把整幅油画给吞下去似的。这种印象,令人震撼,于是你真的回过头,看看油画是不是仍在画布上。这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自然又是那个碧眼男孩了。

此时,再一次的不期而遇,你不觉得奇怪了。你已经开始接受这多次的巧合,真像是你们给安排了

¹ 亚莫克便帽:犹太男子在祈祷、学习、进餐时戴的一种无边圆顶小帽。

^④ 拉比:犹太教堂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

^(④) 丁托列托(Tintoretto, 1518—1590):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画家。

相同的旅程。游览时,出现这种情况不足为奇。游览的景点太多了,可供参考的旅游手册也太多了。但是,你对男孩已经好奇之至,而且,你也承认,不仅是好奇,完全是给吸引住了。你很想与他攀谈,弄清他在探寻什么。只是,他专注于眼前的油画,他那搜索审视的身影透出慑人的力量,完全禁止你靠近。而你,曾经在这里贪婪地挖掘文化遗产,再一次回到这里,则更像是挖掘你自己的过去。你早年想从艺术杰作中寻求的一切显然已经找到,或者也许并不在那里,从来都不曾在那里。

现在,你转过身,有些心不在焉地盯着右边一张美丽的小幅油画:《扛十字架的基督》。这幅画置于玻璃后面,安放在画架之上,不知是提香还是乔尔乔涅¹的作品。你一直以为应该是提香的。这时,你感觉到,站在右边的男孩也转身观看同一幅油画,而且几乎与你同时转身。你犹豫了一下,决定这一次一定要介入他的个人世界。

“要知道,”你说,“在16世纪,人们相信存在神奇的力量。”

男孩,抑或年轻人,——实际上,你看不准他的年龄,或者倒不如说,他在不同的时候显出不同的年龄。辨不清晰,仿佛调焦不准所至。——他转向你,脸上带着模棱两可的浅笑,神情颇有几分伟大的威尼斯画家乔瓦尼·贝利尼^④画笔下的圣像气质。他凝望着另一个精神空间,目光似乎竟是越过你,对你的话根本无动于衷。接着你醒悟到并非他的目光越过你,而是他实际上并未看见你站在眼前,这一点不容置疑,真有些骇人,一时间,你不由得怀疑自己了。你回头望着提香/乔尔乔涅的油画,以精明的、凡人的脸,面对目光洞穿永恒的神。

(现在,我穿行在大西洋上空,蔚蓝色的洋面上白云朵朵,涟漪阵阵,浪花点点。我身处宁静的天空、绚丽多彩的云端,俯瞰逆向缓缓运行的地球。提埃坡罗^④大概就是这样从天空俯瞰万物的吧。)

他是不是因为年轻和无邪,才能凝望另一个精神空间。你已经不再属于它,因为你不具备制鞋匠的单纯和漠然不在乎产品本身,只沉湎于精良的品质、真理等基本元素。基本元素属于另一个世界,也许是更好的世界。但这些时候,你总不能不穿鞋子就在沿河街道上走来走去。关于威尼斯日渐崩溃的至善至美,还有许多可以说的,不过,意大利正迅速地驶向高科技,而且确实,毁灭犹太人区的诸多利器也随之涌入,甚至涌入威尼斯。可话又说回来,还有谁需要犹太人区呢?

你来到学院的一楼,让那孩子安静地沉湎于梦

幻之中。你浏览着展出的各种宗教文物,其中有一个圣骨盒,里面一个作古已久的圣人,以干瘪的食指向人示意。

你走出学院。雨已经停了,太阳破云而出,引得天空中穿行的鸟儿与城里无数的笼中金丝雀应声欢唱。金丝雀们与刚朵拉船手一样,总是引吭高歌。

(现在,我从新大陆的一座高高在上的公寓里,俯瞰着纽约港。繁忙的客货船只,由韦拉所扎诺大桥下,穿梭在纽约湾海峡。东河流至曼哈顿的顶端,只见一座楼房庞然大立,几乎就在旁边,另一座楼房颓然倒下。现在,我踏回历史的长流,凝望着丑陋的地平线,怅然若失,而惊悟间,我却又一次身在威尼斯,身在它的石雕花饰和穹顶之间。我的眼睛注视着由海港和摩天大楼组成的闪闪发光的布景,心却在自我流放的泻湖中涡流激荡,远离眼前的一切,沉浸于另一个世界,一个我原以为已经远远地丢在身后的世界。为什么?河流沿岸,可以看见东低区,那里曾经是纽约的犹太人区,再远一些,是伊利斯岛,我的祖先就是从那里步入摩登时代的,它现在已经成为博物馆。)

学院对面是圣·罗可广场,大概有六只或十只猫在一道栅栏边懒洋洋地歇息。这些流落街头的猫成群成群地在城里四处觅食,或在餐馆外,或在教堂外。有时,市民们甚至会从楼上的窗口放下装有猫食的篮子喂猫,你估计是为了吓跑老鼠的。这些猫从他们那亘古永恒的世界望着你,提醒你,威尼斯是一座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像河流一样,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时间节奏,自我围绕,自我影响,自我参照,像一潭反映影像的池子,供游客反思。

没几天,你又一次捕捉到那男孩的身影,当然,你原以为会更早看见他。那天晚上,你来到某条僻静的街道,停下脚步,沉湎于威尼斯潮水与沿街街道的低语,接着,街道曲折,又突然将你从这一片出奇的静谧里带到了圣·马可广场的喧闹繁华之中。小提琴如泣如诉,古老的探戈舞曲声声阵阵,各种小乐队正在一家家咖啡馆的水磨石平台上演奏着。在有名的花萝咖啡馆里,你一眼看见那个现在可称之为令你着迷的人物。他坐在一张桌子前吃着意大利雪糕,身边还坐着个肤色略黑的褐发大眼女郎。她面

¹ 乔尔乔涅(Giorgione, 1478—151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

^④ 乔瓦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 1430—151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奠基人之一。

^④ 提埃坡罗(Tiepolo, 1696—1770):意大利18世纪威尼斯画派画家。

露微笑，不时地环顾广场，惊奇之情一览无余。你猜测她一定是第一次来威尼斯，而且是刚到。威尼斯给她留下的强烈的第一印象，仍然使她倾心不已。她一头褐色的长发，身穿一条长及大腿的裙子，裙子的款式正是女孩子中再次流行的那种。她那宽松的衣服透出一种随意悠然的气质。这一切，或许再加上她身上迸发出一种体验一切的迫切渴望，在旁观者的眼中，立刻为她笼罩了一圈光环。这个地方正是与她相称的地方，而这个时刻也正是与她相适的时刻。她豆蔻年华，想来是为她的同伴而鲜妍明媚，真让你好一阵羡慕，甚至好一阵嫉妒，虽然究竟是什么原因，难以分辨。你愿意身处他的位置，但又觉得，不管她多么迷人，你都不愿意让她阻隔在他和你对他的痴迷之间。这痴迷日益加深，也许你得承认甚至有些病态。此刻，从泻湖吹来清新的和风，一般旅游旺季伊始，鲜有这般清凉。而她，就像这股清凉的和风，正要分散你对一个陌生男孩自恋般的狂热关注。这陌生的男孩，不过是你臆想的产物罢了。

即使坐在座位上，她的一举一动也散发着性感，引得你在一张桌子前坐下来，以便更好地欣赏她，甚至听一听他们关于周围景致充满惊叹的话。从他们的对话中，你明白了几件事。首先，他们是情人，或者即将成为情人，或者更可能是刚成为情人不久。两人喁喁私语，卿卿我我，也许正在度蜜月。诚然，威尼斯帮助激发了他们的情欲，而他们，尤其是她，对这座城市的惊奇之情，也是他们的情欲的延续。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性感的地方，”她说，“所有的楼房都像是穿着蕾丝睡衣。”

“你什么时候给罗马的那个家伙挂电话？”他问。

“挂过了。我忘了告诉你。”

“他要干什么？”

“他说他喜欢那几幅作品。如果我这几个月能再弄出几幅的话，他想搞个展览。”

“你办得到吗？”

“当然啦。不过我不想干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再干了。是不想工作。现在不想干。只是暂时的。我已经没灵感了，只会重复以前的作品，没什么新鲜东西。”

“我明白了。真糟糕，不然真会一举成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多呆一阵了。”

“不止这个，他还想要别的东西。”

“要什么？”

“你是知道的。”

“你会考虑给他吗？”

“开什么玩笑！”

他探身吻了吻她。

“话又说回来，”他说，“现在似乎是呆在欧洲的大好时光。”

“可惜我们办不到。”

你突发奇想，要把你公寓的一个房间让他们住。房子宽敞，后面有个相对独立的隔间。但就在这时，他们已经在桌子上放了几里拉，起身步入广场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很快就消失在你的视线之外。

(乘坐747飞机，向西穿行在无云晴空，飞机似乎是静止不动的，而地球却在下面滑行。我忽然想到，以相对论的观点来看，这种印象并不荒唐，因为我们知道运动的法则并非仅限于地球表面而言。正如在古代，虽然确切地说，基本元素并不是在另一个世界扎根，但也几乎不存在于壁垒森严、偏狭排外的现实世界。因此，从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角度而言，悬浮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一半仍属于这个世界，一半已经踏入更加难以言喻的另一个国度。)

但你很快又有一个机会。第二天，你蜿蜒穿行于通向里阿托尔¹的狭窄小巷间。后来，你停下脚步，欣赏一家橱窗展出的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正宗獾毛修面刷。这时，就在身后不远处，传来一个女子不太熟练的意大利语，毫无疑问是美国口音。你几乎可以肯定是昨晚在花萝见到的那个女郎。

“Scusi, signor. Dove Ca D'oro?”^④

“你会说英语吗？”

“会。”

“美国人？”

“是的。”

“我正好也朝那个方向走。跟我来吧。”

不错，对于你来说，某个年龄的男女已经渐渐地面貌相仿了，年轻人基本上渐渐地归门别类，不再是一个个不同的个人，这种情况不止一次给你造成尴尬的局面。但她肯定是那个女郎。你们并肩走向大运河。你不由得想，这种情形正是所谓的“偶然结识”，虽然，你自然知道她不是某种摆在市面上供人搭讪结识的。不管怎样，近前看来，她仍然那么迷人，那么性感，一如前一天晚上坐在桌前时那样。她现在不再像是目瞪口呆的游客。你很快了然，前一天晚上注意到她有些呆愣愣的神情，确切地说，是缘于她的细腻敏感，敏锐好奇。

(现在，抬起头，只见落基山前岭几乎是后院拔地而起。幻象中的永恒罢了。地理和历史一样，

¹ 里阿托尔：意大利前商业区，由里阿托尔岛及周围地区构成。

^④ 意大利语：“先生，劳驾。请问卡多罗怎么走？”

不过是一股多变的流体。那只老猫,日渐衰微,在一次秋霜来临前坟墓已经掘好。他安详地凝视着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时时不同,但在他独特而又不变的凝望中,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不变的。他漠视历史的黑板,他生活于我们的世界却又不属于它。是何方来客?)

“你住在法丽雅旅馆吗?”你问道。

“你是指成功旅馆对面吧?有那么个地方吗?”

“我想我在那里见过你。和一个年轻人在一起吧?”

“噢,你这样称呼那个地方吗?我从那里起步。我想,从这种地方起步很不吉利。”

“不知道。联合国就是从一个叫成功湖的地方起步的。你是来旅游的吧?”

“不算是吧。我是搞拼贴的。”

“哪一方面?”

“我喜欢把各种东西拼凑在一起——词语、肖像、画。科特·施韦特兹是我的目标。你知道施韦特兹吧?”

“当然。你的同伴呢?”

“在旅馆里的那个?他是个作家。”

“作品发表了么?”

“还没有。”

“第一次来威尼斯吧?”

“我是第一次来。他不是。不过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眼睛有点小毛病,想看却看不到什么。”

“这难道不是常有的事吗?”

“也许吧。但不是因为眼疾。”

“不错。都说人们只相信看到的。实际上,大多数人只看见相信的。我第二次来这里是和前妻一起来的,但尽管我能看见,却还是看不到。”

她没有应答,也许是没兴趣回答了,因为即将看到层出不穷的美丽而且新鲜的事物。然而,你开始感到磁力般的吸引,如此强烈,又如此毫无理由。磁力源只是一个女孩。你对她一无所知却又感到一种即刻的合拍,一种共鸣,几乎是一种亲昵。这样,也许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就是邀请她去你的公寓,与她共乘一辆双人马车,伸出胳膊搂着她,与她轻松自如、妙趣横生地谈话。而且,你凭直觉感到她与你同感,虽然她并不打算去做。这样,你登上阶梯,来到里阿托尔桥最高处。运河里,穿梭着各式交通汽艇,大驳船,长桨木船,卷起一道道浪花,互相交织。你停下来,把卡多罗指给她看。你根本不清楚自己要说什么,而她,一双温柔的棕色大眼睛,充满期冀却也充满戒备,根本不清楚自己会听到什么。

你转身朝运河上游,为她指点方向,说明路线。等你再次转向她时,刚才她还占据的空间已经一片空白,到处都看不见她的踪影。她倏忽消失。你亲眼所见但并不相信,也不觉得受到侮辱,而是觉得神秘。你信步走向桥的另一头,为一种完全不相称的迷失感所袭击,迷失了未曾走过的路,也迷失了走过的路。条条道路绕回原地,通向未知,穿过奇妙的景致却又迷失了自己,于是,这迷失感又含有一种逃避感。在桥的另一头,你混杂在买卖人当中,磕磕碰碰地走着,琢磨着你究竟迷失了什么。又想到,她对这座城市的景象惊奇不已,那么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正如你曾经也是个有信仰的人,并非信仰某个特别的事物,而是对信仰本身头脑发热。这种才能已经罕见,但没有它,梦想就只有空虚。像现在。

但来到威尼斯,是为了度假,为了享受闲暇,不是为了工作或思考。你心安理得地完全抛开这个插曲,不做进一步分析。此外,你预感到,尽管这里某件事情正在演变,对于你而言,不是演变带来乐趣,而是它自会露出端倪,但只有让平常惯于分析的头脑放松,听任世事那显然是毫无目标的漂流、回旋,——自然的推进,没有规律,却潜伏着一种语言,但愿你读懂。

(今天的邮件中,有一份我的一本书的版税清单。这本书我花了三年时间,除去作者本人购买其中一些书的费用,版税是3.03美元。此时,我又记起曾经跟一位老朋友谈到我的一本书带来一笔微薄的收入时,他即刻的反应是:“哇,你真精明!”钱不是关键,精明与否也不是关键。也许关键是我们误会对方了。)

一旦你决定听其自然,紧接着发生的就无法预料。一股绝望的潮水抓住你,令你窒息,将你席卷,拖着你,像散浮的垃圾漫无目的地漂流。这绝望的狂潮证明一切努力最终都是徒劳——为何偷生,何不消亡?像是一阵虚空袭击了你,使你透不过气来,使你踉踉跄跄。你踉跄着到了一家咖啡馆,在一张桌前颓然落坐。侍者走过来,你要了一壶牛奶咖啡。你环顾四周,发现咖啡馆相当特别:光顾的多数是老人。年老,但生机勃勃,欢快活泼,谈笑风生。他们不断地打着手势,从一张桌子喊向另一张桌子,和侍者戏谑玩笑。有些老人显然行动非常不便,但他们都精力充沛,性情开朗,照亮了你忧伤的心,缓和了你郁闷的情绪。特别是一位年事颇高的绅士,惹人注目地戴了一顶贝雷帽,神情快活但目光深沉。你一厢情愿地认为,这就是处于时间迷宫中的你。

不知是受这些快乐的七旬老人的鼓舞,还是因为你自己的心灵的律动,你回忆起曾经在这座城市度

过的快乐时光。你曾经与年轻的妻子坐在咖啡馆里。特别是有一个晚上，你们坐在泻湖边的桌前。近似于某种庆祝吧，因为你刚刚卖出第一个故事，觉得自己真精明。成功，无论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几乎伸手可及。憧憬中，你觉得自己已经老于世故。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你甚至看见二十年后已经是成功作家的自己。或许是你将幻影投映在咖啡馆黑暗角落的一个顾客身上，或许是你的直觉得以显形，但都几乎无足轻重。不管怎样，你的前景使那个天真的你颇受震动，因为它，成功，并不如你想像。它更像湮灭，更像失败，是某种你愿意接受但不愿理解的境地。现在，你记起那个幻影，便认清了你自己。你记起当时的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便开始记起现在的你已经是怎样的人。

你曾经看见自己的前景，而且，不管那是多么模糊，仍然是你自己。想到这些，你不由得振奋起来。你觉得晒晒太阳，活动活动，会创造奇迹。走出咖啡馆，你已经打算好到里多沙滩上度过一个下午。

那天下午，你在伊赛雅宾馆取了一顶海滩帐篷。你走下海滩，经过那座阿拉伯风格的纪念馆那林立的尖塔和穹顶，经过海边一座座沙滩帐篷。这些帐篷都支着彩色条纹柱子，沿着海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走着走着，你又看见那个年轻人。他已经成为你在威尼斯漫步的目的。他身穿泳衣，沿着沙滩向你走来。这一次，你立刻决定留住他，希望通过攀谈，探寻你对他如此着迷的根源和原因。他走近了，你注意到他眺望大海，目光梦幻迷蒙。你想，如果他是作家，正该是这种神情。他更善于遨游想象的天空，而不精于应付现实的世界。他尚未走近你的身边就停下来，站在沙滩上，低头一边微笑一边说着什么，应该是和年轻的妻子说话。他侧身向你。瘦！太瘦了！真难相信他如此之瘦。他的瘦削，使你立即将与纯洁的精神联想起来，事实上倒更激发了你询问他的愿望。但等你接近他静立的身影，只见他仰望天空。你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你低下头来，却发现他突然高大起来。再低头向他的脚部望去，却看见他的双脚已经不站在那里了。他脚底与地面间的空间愈来愈高，毋庸置疑。你惊呆了。你继续向他走去，心里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头脑却一片迷乱，无法停下脚步，仔细揣摩。你愈走愈近，他愈升愈高，像一只风筝或一只气球。他的膝盖已经接近你头部的高度了。他上升着，双臂平伸，脚蹠交叉，头垂在肩膀上，双目上视。他飘升得越来越快。他升腾着，消散在淡蓝的天空中，最后不见了。出于某种同样迷乱、尴尬的原因，你环顾四周，想看看其他人是否也目睹了这一奇迹，却见营帐

平静如常。你低头在沙滩上搜寻年轻人的妻子，发现她在那里，不错，但只有酷似她的雕像安然舒展在沙滩上，却是由沙雕刻而成的，或者，已然化为沙了。

你对此事不知该作何感想，也就是说，如果你在震惊中还能够有所感想的话。但尽管很荒谬，你最先想到的是，由于这种事只能是视觉想象的突发奇想，一定是那个年轻人看了太多的丁托列托的油画了。当然，你接着又想到，也许是你也看了太多的圣母升天、耶稣复活、耶稣升天、天使传报¹、耶稣变容^④及其他神迹题材的作品。然后，你顿悟这些事件的真正内涵，即无论它们可能出于何处，它们象征着与另一个世界——一个可以以威尼斯为代表的世界——愈来愈密切的接触；而这迅速增长的接触既可以令人震惊，又可以——怎么说呢？——使人满怀期待。如果你正如自己猜测的那样，已经接近洞察力，那么，洞察力或许能使你接近神圣。

第二天，为了弄清这座城市及其文化对你产生的影响，使你重新脚踏实地，你又一次来到爱科美院。如果有哪一个地方可以称为是集中了威尼斯油画的精髓，那就是爱科美院。在一间主要是乔瓦尼·贝利尼的油画房间里，你来到了《暴风雨》之前。这是乔尔乔涅为数不多的油画中的一幅。这时，来了一群游客，七嘴八舌地打断了你的沉思。导游用极不熟练的英语，解说威尼斯画派的成就，词藻华丽，无疑是从哪里照搬来的。

“16世纪早期的威尼斯人创造了形式与色彩的和谐，透过光线的每一丝震颤，炽烈的生命、理性和信念将永放光芒。正是因为炽烈的生命、理性和信念，绘画在我们的泻湖绽放异彩。一个对沉思默想充满深切热望的人，通过色彩、人物以及威尼斯的一草一木，揭示了每一个生命的启示，仿佛另一个世界是我们仅有的一切，这个人就是他，第一个能够洞察的人，而这第一个本质上是现代画家的人一跃而成为普遍艺术。Ecco，乔尔乔涅！”

游客们走了，留下你独自思考这条新的信息，以便可以脚踏实地。另一个世界是我们仅有的一切，这个人就是他。也许导游指的是威尼斯本身。威尼斯基本上生存于另一个世界，远离历史暗流的侵蚀。历史否定历史。你回头望着乔尔乔涅的油画，意象美丽但晦涩难懂。游览指南上称之为暴风雨来临的天空下，坍塌的塔丛中，“一个美好的裸女”和“一个年轻人宁静而安详”，传达了“对普遍美的高贵体

¹ 天使传报：天使向玛利亚传报耶稣将通过玛利亚成胎而降生。

^④ 耶稣变容：指耶稣在三个门徒前变容。

现’。Ecco, 乔尔乔涅!

(桌前付账时,我忽然明白,没有奇迹照亮景致——像乔尔乔涅天空中的闪电,我就无法活下去。我从来都不知道奇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传报飘然而至,稍不留意,信鸽会在我尚未意识到它的驻足时就翩然而去。信息装在瓶子里随波漂流,历史的急流中,你又在哪儿?)

现在,你的威尼斯漫游记显然以一次次的不期而遇来计量。下一次的不期而遇,是晚上在运河边一间富丽的咖啡馆里。咖啡馆从一家豪华宾馆伸出,雕花石栏围护着水磨石平台,水波粼粼,反射着人间的灯火。一只只黝黑的、棺木般的刚朵拉灯火透亮,滑行而过。泻湖左侧,一艘游艇停泊水上,沿着桅杆和帆索,灯火串串,辉煌灿烂,标志着这座城市永远在欢度假日,远离日常平凡的生活。而大运河河口之外,赛路教堂装饰华丽,在泛光灯的照射下通体明亮,宛若隔世,标志着此地即将演示一个奇迹。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水磨石平台上,你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这时,他们俩一齐走进,透着一种密谋来一次“大肆挥霍”的神情。凡是光顾奢华的场所,学生旅游指南就归之为“挥霍”。

“比法丽雅旅馆又上了一个台阶,”她说道。他们临水坐下,桌子离你很近但位子更明亮些。

“是啊,”他答道,“可是从长远看,是不是可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也许不好。不过这是庆祝的好地方。”

“就一个晚上,”他说,“我想是没什么坏处的。去有钱人的地方就像是去动物园看猴子。”

“我喜欢动物园。”

“猴子不伤人。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会伤人,只要一逮着机会。”

“那么我还是欣赏你对另一个世界的偏爱,”她说,“看不见的那个。”

“看不见什么?”

她耸耸肩。

“看不见什么?这倒是个问题。”

“不管怎样,”她说——他们的饮料送来了——“来,祝贺你卖出第一个故事,你向世界迈出的第一步。”

“我不知道值不值得庆祝。”

“只要你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你若不是担忧他们的命运,一定会被他们的纯真迷住。你陷入沉思,猜测为什么会这样。突然,你听见他们提到一本书,是你很久以前所写的一部梦想题材的作品。你不由得一惊,注意倾听起来。他们接着又像是继续前番的讨论。

“那么,这就是你第一次来这里却没看见什么的原因了?”

“是的。”

“那你怎么办?”

“我去了一家急诊室。一个年轻医生注射了些麻醉药,探来探去,后来取出一粒大煤渣。‘Ecco!’煤渣取出来时他这么说。我立刻觉得一阵轻松。眼睛一连痛了好几天,我永远都忘不了。其实,我差不多习惯那种痛苦了。当然,还有另一种痛苦,身在美景良辰,却没法好好欣赏的痛苦。我真幸运。”

“你一直都很幸运。”

“差不多。一切取决于它。你得精明一些。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话,就不能完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这时,你几乎从黑暗的角落站起来,一切近乎了然于心。你浑身颤抖,惊恐万分,迫切想要说些什么,却不知该如何说起。而他们,浑然不觉,凝望着泻湖。终于,你喉头哽塞,轻轻地吐出憋在喉咙里的一句警告:“另一个世界是你的一切!”

然而你发现他们并没有听到你的话。因为你还是没有清晰地说出口,也许他们只是觉得角落里有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此外,你知道,他看不透自己天真之外的故作老练。在这个尘世,在这个不看重“非尘世”却认为它是一种失败的尘世,如果一个人,能够秉承天赋,有缘与“非尘世”相通,他往往会有这种似乎是老于世故的姿态。

绝望中,你走近他们的座位。你竭力开口说话。你打着手势,但他们看不见。女孩眺望着水面,男孩凝望的目光则穿过你。突然,他凝神细看,脸色苍白,似乎看见了一个幻影。看着你的眼睛,你那双同他的一般碧绿的眼睛,他僵住了,手中的玻璃杯跌在水磨石台上,碎了。

“怎么回事?”女孩惊呼。

“我刚才梦见二十年后的自己。”

“但你并没有睡着呀。”

“是啊。”

这个时刻,看见他眼中你的映像,你终于明白。对于二十年前的他,现在的你自己就是它,那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幽灵和警告。过去,你曾经凭直觉感知到了它。Ecco!你为这一景象遮蔽,终于看到自己隐然无形。而他,神奇般地隐退,最后消失在逝去的时光中。 □

译者单位: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